

符号变化：马六甲须弥顶清真寺的田野思考

傅聪聪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国家为马来西亚

每次前往马来西亚调研采风，无论是去繁华的都市还是宁谧的乡村，清真寺是一定要安排拜访的。一方面清真寺是伊斯兰建筑艺术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她那标志性的外观反映了宗教哲学的核心；另一方面清真寺既是包括礼拜在内的法定宗教活动场所，又是穆斯林政治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中心，在凝聚力量、促进团结上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由此，伊斯兰教徒把他们最高的创造力和全部财力物力都贡献给了清真寺。

清真寺集合了东方人民最高的智慧。对北京人而言，提到她，大多数人脑中会浮现牛街那座古老的宫殿式寺院，又或是位于东四大街那座带有明代建筑特点的东四清真寺。而大家更为熟悉的则是阿拉伯世界或南亚形形色色圆顶或洋葱头顶的清真寺，如麦加清真寺、扎耶德清真寺抑或巴德夏希清真寺。

笔者踏上马来西亚这块热土，走进国际都市吉隆坡等大城市寻访寺影，俯拾皆是的大小寺宇也确实多为圆顶建筑，例如位于独立广场之侧的游客“打卡胜地”——佳美清真寺（Masjid Jamek）或是位于行政首都布特拉再也，与总理府相邻、美轮美奂的粉色建筑——布特拉清真寺（Masjid Putra）。



图1 佳美清真寺Masjid Jamek

图片来源：<https://www.arrivalguides.com/en/Travelguide/KUALALUMPUR/doandsee/masjid-jamek-mosque-10795>

然而，笔者知道，伊斯兰教创立初期的清真寺，并非今天那样恢弘的拱顶结构。伊斯兰教第一座清真寺——先知清真寺——尽管今天它已经是一座总面积达16200平方米，有五道大门和五个宣礼塔的清真寺，然而，公元622年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创建她时，实际上她就是先知房屋前的院子。随着来听先知讲经、加入伊斯兰教的人越来越多，穆罕默德带领信徒民众将平房扩展开来，以椰枣树干为柱，用树枝和泥巴做成大棚，将露天大院遮盖起来，并用土坯砌成围墙——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清真寺。笔者走进小城古镇、乡间陌野、田边村落尝试探索马来人的清真寺时，果不其然，呈现在眼前的是饱含本土特色的建筑——仿佛宝塔般的屋顶、搭配鲜艳的颜色，有些还混杂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元素的马来式清真寺，矗立在眼前。



初见马来传统的清真寺是在马来西亚古城马六甲。马六甲在《明史》外国六中记载为“满刺加”，是马来西亚古代最为鼎盛的苏丹王国。《明史》、《明实录》记载，其王拜里迷苏刺建国之初曾率众540人来到南京，朝见朱棣。郑和七下西洋亦有六次途径满刺加。马六甲城并不大，旅游景点多靠近城南海边古城，而行政、商业楼宇则沿着曲折的马六甲河一路向北而建。马六甲州立清真寺又称阿兹姆清真寺(Masjid Al-Azim)，位置离马六甲古城较远，约3公里，靠近马六甲中央医院，一般不是旅途必经之地。但机缘巧合，由于同行下乡的朋友突然发热，担心遭蚊虫叮咬传染了登革热，笔者送他去医院检

查时，被医院旁哺礼的呼拜声所吸引，看到了这座马来式建筑——寺宇呈正方形，其碧绿的屋顶累叠三重，仿佛一座古代马来或爪哇宫殿拔地而起，寺顶、宣礼塔尖均建有金黄的小拱顶，外墙则是白色。若非熟悉的宣礼吟唱之声阵阵传出，初来乍到会误以为这是什么古代宫殿遗址或政府行政大楼。



图3 马六甲州立清真寺——阿兹姆清真寺 作者拍摄

随着笔者深入马六甲古镇乡村，逐渐发现这种形制的清真寺的确是马来本土特色，本地人称之为马来—努桑塔拉地区的多层顶式或称须弥山式清真寺建筑。譬如，古城景区马六甲河畔的甘榜乌鲁清真寺(Masjid Kampung Hulu)是一座砖红色的宝塔式建筑，寺顶也是三层累叠，宝塔尖并非小拱顶，而是类似佛塔的塔尖，整个清真寺与周边古城融为一体，看不出阿拉伯风格的影响。



图4 马六甲甘榜乌鲁清真寺 作者拍摄

随后作者的师长好友泰益教授(Prof. Mohd Taib Dora)驱车带笔者前往马日支丹那(Masjid Tanah)县，并在丹戎毕达拉村进行为期一周的田野调查。笔者发现，朴素的乡村清真寺虽然洋溢着浓厚的伊斯兰文化，连门口的名牌都用爪威文书写了丹戎毕达拉清真寺的寺名，但站在后面的这座寺庙，竟让笔者感受不到任何伊斯兰的气息。那熟悉的砖红色、三层宝塔似的寺顶，金色的塔尖，方形的寺院，相比马六甲最著名的、矗立在海上的海峡清真寺(Masjid Selat)那明显的来自中东地区的建筑形式，又或者当地建造的模仿中式建筑的失败之作“马六甲华人清真寺”，这座小小的村落寺院让笔者产生了深深地熟悉和亲切感。



图5 马六甲马日支丹那区丹戎毕达拉村清真寺
作者拍摄



图6 马六甲华人清真寺 作者拍摄

建筑学家认为，清真寺作为一种建筑形式，从伊斯兰教创立开始，已经经历了许多变革和地域变化。本土建筑师既立足于伊斯兰宗教哲学，又寻求地方传统的延续性，以调和的方式运用地域性建筑语言，使传统得以延伸，并增强自我意识。这一点在马来式的须弥顶清真寺得到充分的反映。然而，笔者更多的看到了文化符号在田野间跳动，是社会秩序通过文化符号的讯息传递。正像克利福德·格尔兹所指出的：“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之中。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绵延传统，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及对生命的态度”。宗教是一个“文化体系”，“宗教是符号的表述”，“符号所承载的是‘意义’”。由此，“宗教是一个象征体系，其建立方式是系统阐述关于一般存在秩序的观念”。那么，宗教建筑就是这些观念外的“实在性外衣”。而这层外衣所富有的元素，承载并反映了其宗教的教义、信仰和内涵。



图7 马六甲海峡清真寺 作者拍摄

由此，马来式的清真寺建筑系统到底渗透了怎样的社会秩序、风俗习惯、社会礼仪等非物质的、抽象的符号意义内涵呢？在笔者看来，马来—努桑塔拉地区的早期清真寺建筑，尤其是其寺顶的形制，对圆顶或拱形的寺顶建筑进行了符号表达层面的改变和内容层面的同化。伊斯兰教自13世纪开始传入马来—努桑塔拉地区，当地早期的清真寺也没有采用圆顶结构，更为流行的是须弥山式的结构——即多重塔式寺顶和金字塔式寺顶。例如修建于15世纪末或16世纪初

的爪哇淡目清真寺(Masjid Demak)采用的是三重顶式的寺顶结构,而万丹清真寺(Masjid Banten)的寺顶是金字塔式的结构,它拥有七层屋顶。这样的寺顶结构虽然与阿拉伯世界不同,但它在内涵上一定程度地保留了圆顶建筑的象征意义。首先多层式的寺顶结构反映了当地人在宇宙观上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借鉴,由于在伊斯兰教传入前,马来—努桑塔拉地区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由此他们吸收了印度的宇宙观,认为世界分为三界,即天空、大地和海洋。三重顶实际上象征着世界的三界。后传入的伊斯兰教认为,宇宙是由七重天和七层地组成的,于是七层屋顶式的寺顶建筑反映了伊斯兰教的宇宙观。在这一层次的系统之上,多重顶式的寺顶建筑风格体现的是当地的王权观念。在古代的马来地区,国王或苏丹是最高的统治者,他所统治国家的社会阶层以金字塔的形式层叠由上而下依次为国王、贵族、宗教学者、商人、贫民、奴隶。由此,无论是多重顶还是金字塔顶,都象征着社会等级制度和王权的至高无上。王权通过宗教建筑的风格实现了其神圣性和合法性。





图9 马来西亚乡间小礼拜堂 作者拍摄



图10 雪兰莪州萨拉赫丁·阿卜杜勒·阿齐兹苏丹清真寺
作者拍摄

马来乡村今天依然保留着这样的建筑符号，很多小礼拜堂就是传统的马来村屋或多层顶式的建筑；而马来世界的大城市，标志性的大清真寺如雪兰莪州的萨拉赫丁·阿卜杜勒·阿齐兹苏丹清真寺、斯里巴加湾市的苏丹奥马尔·阿里·赛义夫丁清真寺依然是继承了阿拉伯伊斯兰的文化符号。值得一提的是，马来西亚国家清真寺——其寺顶如一把撑开的伞、宣礼塔如多把收拢的伞，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从符号上的表达层面虽然没有继承传统，或吸收外来元素，但在其内容层面，依然反映了马来君主至高无上，如大伞般庇护国土和人民的内涵。